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十六　　列傳十六

高士廉　朱桃椎　孫重從新書增　子履行　眞行　審行　五世

長孫无忌　從兄安世　安世子祥

高儉字士廉渤海蓨人曾祖飛雀後魏贈太尉祖岳北齊侍中左僕射太尉清河王父勵字敬德北齊安樂王尚書左僕射隋洮州刺史士廉少有器局頗涉文史敏惠有度量狀貌若畫觀書一見輒誦敏於占對　隋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並稱先達與士廉結忘年之好由是公卿籍甚自以齊宗室不欲廣交屏居終南山下吏部侍郎高孝基勸之仕仁壽中舉文才甲科　大業中爲治禮郎士廉妹先適隋右驍衛將軍長孫晟生子无忌

及女晟卒士廉迎妹及甥於家恩情甚重見太宗潛龍時非常人因以晟女妻焉即文德皇后也隋軍伐遼時兵部尚書斛斯政亡奔高麗士廉坐與交遊謫爲朱鳶主簿事父母以孝聞嶺南瘴癘不可同行留妻鮮于氏侍養供給不足又念妹無所庇乃賣大宅買小宅以處之分其餘資輕裝而去尋屬天下大亂王命阻絶交趾太守邱和署爲司法書佐士廉久在南方不知母問北顧彌切嘗晝寢夢其母與之言宛如膝下旣覺而涕泗橫集明日果得母訊議者以爲孝感之應時欽州甯長眞率衆攻和和欲出門迎之士廉進說曰長眞兵勢雖

多懸軍遠至內離外釁不能持久且城中勝兵足以當之奈何而欲受人所制和從之因命士廉爲行軍司馬水陸俱進逆擊破之長眞僅以身免餘衆盡降及蕭銑敗高祖使徇嶺南武德五年士廉與和上表歸國累遷雍州治中時太宗爲雍州牧以士廉是文德皇后之舅素有才望甚親愛之及將誅隱太子士廉與其甥長孫无忌並預密謀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釋繫囚撫以兵甲馳至芳林門備與太宗合勢太宗昇春宮拜太子右庶子貞觀元年擢拜侍中封義興郡公賜實封九百戶士廉明辯善容止凡有獻納搢紳之士莫不屬目時黃

門侍郎王珪有密表附士廉以聞士廉寢而不言坐是出為安州都督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親扶侍杖頭挂食遙以哺之士廉隨方訓誘風俗頓改秦時李冰守蜀導引汶江創浸灌之利至今地居水側者頃直千金富強之家多相侵奪士廉乃於故渠外別更疏決蜀中大獲其利又因暇日汲引辭人以為文會兼命儒生講論經史勉勵後進蜀中學校粲然復興蜀人朱桃椎者新書列隱逸傳淡泊為事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竇軌之鎮益州也聞而召見遺以衣服偪為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

於地逃入山中結庵澗曲夏則槃形冬則樹皮自覆人有贈遺一無所受每爲芒屩置之於路人見之者曰朱居士之屩也爲鬻米置於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與人相見其爲屩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議者以爲焦先之流士廉下車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視而去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薄賦斂州大治士廉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近代以來多輕隱逸士廉獨加褒禮蜀中以爲美談五年入爲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仍封一子爲縣公獎鑒人倫雅諳姓氏凡所署用莫不人地俱允高祖崩士廉攝司空營山陵制度事畢加特進上

柱國是時朝議以山東人士好自矜夸雖復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女適他族必多求聘財太宗惡之以爲甚傷教義乃詔士廉與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於是普責天下譜牒仍憑據史傳考其眞僞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爲氏族志（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號曰氏族志）士廉乃類其等第以進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爲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才識凡下而偃仰自高販鬻松檟依託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爲重之祗緣齊家

惟據河北梁陳僻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偏僻小國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爲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顯著或忠孝可稱或學藝通博所以擢用見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舊門爲親縱多輸錢帛猶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爲第一等昔漢高祖止是山東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貴卿等讀書見其行迹至今以爲美談心懷敬重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遂以崔幹爲第三等及書成凡一百卷詔頒於天下賜士廉物千段高宗時許敬宗以不敘武后世又李

義府恥其家無名更以孔志約楊仁卿史元道呂才等十二人刊定裁廣類例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帝自叙所以然以四后姓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爲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爲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孫餘屬不入改爲姓氏錄當時軍功入五品者皆昇譜限搢紳恥焉目爲勳格義府奏悉索氏族志燒之又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澤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爲昏三品以上納幣不得過三百疋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爲歸裝夫氏禁受陪門財先是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寶等爲冠其後矜尚門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壻皆取當世勳貴名臣家未嘗尚山東舊族後房元齡魏徵李勣復與昏故望不減然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懸隔李義府爲子求昏不得始奏禁焉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昏家益自貴凡男女皆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爲敝云

尋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三年與長孫无忌等以佐命功並代

襲刺史授申國公其年拜尚書右僕射士廉既任遇益
隆多所表奏成輒焚槀人莫知之攝太子少師特令掌
選太宗幸洛陽太子監國命攝少師手詔曰端拱三川不憂關中者以屬卿也十六年加授
開府儀同三司尋表請致仕聽解尚書右僕射令以開
府儀同三司依舊平章事又正受詔與魏徵等集文學
之士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奏之賜物千段十七年
二月詔圖形淩煙閣十九年太宗伐高麗皇太子定州
監國士廉攝太子太傅仍典朝政皇太子下令曰攝太
傅申國公士廉朝望國華儀刑攸屬寡人忝膺監守實
資訓導比聽政常屈同榻庶因諮白少袪蒙滯但據案

奉對情所未安已約束不許更進太傅誨諭深至使遵
常式辭不獲免輒復敬從所司亦宜別以一案供太傅
十廉固讓不敢當二十年遇疾太宗幸其第問之因叙
說生平流涕歔欷而訣二十一年正月壬辰薨於京師
崇仁里私第（遺令墓不得他藏唯置衣一襲與平生所好書示先王訓典可用終始者）時年
七十二（新書七十一）太宗又命駕將臨之司空元齡以上餌
藥石不宜臨喪抗表切諫上曰朕之此行豈獨爲君臣
之禮兼以故舊情深姻戚義重卿勿復言也太宗從數
百騎出興安門至延喜門長孫无忌馳至馬前諫曰餌
石臨喪經方明忌陛下含育黎元須爲宗社珍愛臣亡

舅士廉知將不救顧謂臣曰至尊覆載恩隆不遺簪履亡殁之後或致親臨內省凡才無益聖日安可以死亡之餘輒迴宸駕魂而有靈負譴斯及陛下恩深故舊亦請察其丹誠其言甚切太宗猶不許无忌乃伏於馬前流涕帝乃還宮贈司徒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文獻方寒食敕尚宮以食四輿往祭帝自爲文士廉祖父洎身並爲僕射子爲尚書甥爲太尉當代榮之六子履行至行純行眞行審行愼行及喪柩出自橫橋太宗登故城西北樓望而慟高宗卽位追贈太尉與房元齡屈突通並配享太宗廟庭子履行貞觀初歷祠部郎中丁母憂哀悴踰禮太宗遣

使諭之曰孝子之道毁不滅性汝宜强食不得過禮服闋累遷滑州刺史尚太宗女東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十九年除戸部侍郎加銀青光禄大夫無幾遭父艱居喪復以孝聞太宗手詔敦諭曰古人立孝毁不滅身聞卿絶粒殊乖大體幸抑摧裂之情割傷生之累俄起爲衛尉卿進加金紫光禄大夫襲爵申國公永徽元年拜戸部尚書檢校太子詹事太常卿顯慶元年出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先是士廉居此職頗著能名至是履行繼之亦有善政大爲人吏所稱三年坐與長孫无忌親累左授洪州都督轉永州刺史卒於官

履行弟眞行官至右衛將軍其子典膳丞岐坐與章懷太子陰謀事泄詔付眞行令自懲誡眞行遂手刃之仍棄其屍於衢路高宗聞而鄙之貶眞行爲睦州刺史李

審行自戶部侍郎貶渝州刺史士廉五世孫重字文明以明經中第李巽表鹽鐵轉運判官善職凡十年進累司門郎中敬宗愼選侍講學士重以簡厚惇正與崔郾偕選再擢國子祭酒文宗好左氏春秋命分列國各爲書成四十篇與鄭覃刊定九經於石出爲鄂岳觀察使以美政被褒久之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贈太子少保

新書贊曰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與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亂也遭晉播遷胡醜亂華百宗蕩析士去墳墓子孫猶挾系錄以示所承而門閥顯者至賣昏求財汨喪廉耻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不爲衰至中葉風教又薄譜錄多廢公靡常産之拘士亡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

祚訖無考案冠冕早隸混爲一區可太息哉

長孫无忌字輔機河南洛陽人其先出自後魏獻文帝第三兄初爲拓拔氏宣力魏室功最居多世襲大人之號後更跋氏爲宗室之長改姓長孫氏七世祖道生後魏司空上黨靖王六世祖旃後魏特進上黨齊王魏書長孫道生傳道生子抗抗子觀無旃名且抗早卒觀襲祖五爵此云旃襲且謚爲齊二史互異未知當以何爲正世祖觀後魏司徒上黨定王高祖稚西魏太保馮翊文宣王曾祖子裕西魏衛尉卿平原郡公祖兕周開府儀同三司襲平原公父晟隋右驍衛將軍无忌貴戚好學該博文史性通悟有籌略文德皇后即其妹也少與太

宗友善義軍渡河无忌至長春宫謁見授渭北道行軍
典籤常從太宗征討累除比部郎中封上黨縣公武德
九年隱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將害太宗无忌請太宗
先發誅之於是奉旨密召房元齡杜如晦等共為籌略
六月四日无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
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泰新書仁恭李孟嘗等九人
入元武門討建成元吉平之太宗昇春宫授太子左庶
子及即位遷左武候大將軍貞觀元年轉吏部尚書以
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實封千三百戶太宗以无忌佐命
元勳地兼外戚禮遇尤重嘗令出入臥內其年拜尚書

右僕射時突厥頡利可汗新與中國和盟政教紊亂言事者多陳攻取之策太宗召蕭瑀及无忌問曰北番君臣昏亂殺戮無辜國家不違舊好便失攻昧之機今欲取亂侮亡復爽同盟之義二途不決孰爲勝耶蕭瑀曰兼弱攻昧擊之爲善无忌曰今國家務在戢兵待其寇邊方可討擊彼既已弱必不能來若深入虜廷臣未見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爲宜太宗從无忌之議突厥尋政衰而滅或有密表稱无忌權寵過盛太宗以表示无忌曰朕與卿君臣之間凡事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無以獲通因召百僚謂之曰朕今有子皆

幼无忌於朕實有大功今者委之猶如子也疎間親新間舊謂之不順朕所不取也无忌深以盈滿爲誡懇辭機密文德皇后又爲之陳請太宗不獲已乃拜開府儀同三司解尙書右僕射是歲太宗親祀南郊及將還命无忌與司空裴寂同昇金輅五年與房元齡杜如晦尉遲敬德四人以元勳各封一子爲郡公七年十月冊拜司空无忌固辭不許又因高士廉奏曰臣幸居外戚恐招聖主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曰朕之授官必擇才行若才行不至縱朕至親亦不虛授襄邑王神符是也若才有所適雖怨讎而不棄魏徵等是也朕若以无忌

居后兄之愛當多遺子女金帛何須委以重官益是取其才行耳无忌聰明鑒悟雅有武略公等所知朕故委之台鼎无忌又上表切讓詔報之曰昔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而爲五伯長朕自居藩邸公爲腹心遂得廓清宇內君臨天下以公功績才望允稱具瞻故授此官無宜多讓也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又作威鳳賦以賜无忌其辭曰有一威鳳憩翮朝陽晨遊紫霧夕飲元霜資長風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煙氣閉色東飛則日月騰光化垂鵬於北裔馴羣鳥於南荒殄亂世而方降應

明時而自彰俛翼雲路歸功本樹仰喬枝而見猜俯修條而抱蠧同林之侶俱嫉共幹之儔並忤無桓山之義情有炎洲之凶度若巢葦而居安獨懷危而履懼鴟鴞嘯乎側葉鷦雀喧乎下枝慙巳陋之至鄙害他賢之獨奇或聚咮而交擊乍分羅而見羈戢凌雲之逸羽韜偉世之清儀遂乃蓄情宵影結志晨暉霜殘綺翼露點紅衣嗟憂患之易結嘆繒繳之難違期畢命於一死本無情於再飛幸賴君子以依以恃引此風雲濯斯塵滓披蒙翳於葉下發光華於枝裏仙翰屈而還舒靈音摧而復起眄八極以遐翥臨九天而高峙庶廣德於衆禽非

崇利於一已是以徘徊感德顧慕懷賢憑明哲而禍散託英才而福全荅惠之情彌結報功之志方宣非知難而行易思令後而終前俾賢德之流慶畢萬葉而方傳十一年令與諸功臣世襲刺史詔曰周武定業胙茅土於子弟漢高受命誓帶礪於功臣豈止重親賢之地崇其禮典抑亦固磐石之基寄以藩翰魏晉已降事不師古建侯之制有乖名實非所謂作屏王室永固無窮者也隋氏之季四海沸騰朕運屬殷憂戡翦多難上憑明靈之佑下賴英賢之輔廓清寓縣嗣膺寶厤豈予一人獨能致此時迍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乃睠於斯甚

所不取但今刺史即古之諸侯雖立名不同監統一也故申命有司斟酌前代宣條委共理之寄象賢存世及之典司空齊國公无忌等並策名運始功參締構義貫休戚效彰夷險嘉庸懿績簡於朕心宜委以藩鎮改錫土宇无忌可趙州刺史改封趙國公尚書左僕射魏公公元齡可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故司空蔡國公杜如晦可贈密州刺史改封萊國公特進代國公靖可濮州刺史改封衞國公特進吏部尚書許國公士廉可申州刺史改封申國公兵部尚書潞國公侯君集可陳州刺史改封陳國公刑部尚書任城郡王道宗可鄂州刺史

改封江夏郡王晉州刺史趙郡王孝恭可觀州刺史改封河間郡王同州刺史吳國公尉遲敬德可宣州刺史改封鄂國公并州都督府長史曹國公李勣可蘄州刺史改封英國公左驍衛大將軍楚國公段志元可金州刺史改封褒國公左領軍大將軍宿國公程知節可普州刺史改封盧國公太僕卿任國公劉宏基可朗州刺史改封夔國公相州都督府長史郇國公張亮可澧州刺史改封鄖國公餘官食邑並如故即令子孫奕葉承襲无忌等上言曰臣等披荆棘以事陛下今海內寧一不願違離而乃世牧外州與遷徙何異乃與房元齡上

表曰臣等聞質文迭變皇王之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緬維三代習俗靡常爰制五等隨時作教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逮於兩漢用矯前違置守頒條蠲除曩弊爲無益之文覃及四方建不易之理有逾千載今曲爲臣等復此奄荒欲其優隆錫之茅社施於子孫永貽長世斯乃大鈞播物毫髮並施其生小人踰分後世必嬰其禍何者違時易務曲樹私恩謀及庶僚義非僉允方招史冊之誚有紊聖代之綱此其不可一也又臣等智效罕施器識庸陋或情緣右戚遂陟台階或顧想披荊便蒙夜拜直當今日猶

愧非才重裂山河愈彰濫賞此其不可二也又且孩童嗣職義乖師儉之方任以褻帷寧無傷錦之弊上干天憲彝典旣有常科下擾生民必致餘殃於後一挂刑網自取誅夷陛下深仁務延其世翻令勦絕誠有可哀此其不可三也當今聖厤欽明求賢分政古稱良守寄在共理此道之目爲日滋久因緣臣等或有改張封植兒曹失於求瘼百姓不幸將焉用之此其不可四也在茲一舉爲損實多曉夕深思憂貫心髓所以披丹上訴指事明心不敢浮辭同於矯飾伏願天澤諒其愚款特停渙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太宗覽表謂曰割地以封功

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翼朕子孫長爲藩翰傳之永久而公等薄山河之誓發言怨望朕亦安可強公以土宇耶於是遂止十二年太宗幸其第凡是親族班賜有差十六年冊拜司徒十七年令圖畫无忌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詔曰自古皇王褒崇勲德既勒銘於鐘鼎又圖形於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閣著其美建武功臣雲臺紀其迹司徒趙國公无忌故司空揚州都督河間元王孝恭故司空萊國成公如晦故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師鄭國文貞公徵司空梁國公元齡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敬德特進衞國公靖特進宋國公瑀故輔國

大將軍揚州都督褒忠壯公志元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宏基故尚書左僕射蔣忠公通故陝東道行臺右僕射鄖節公開山故荆州都督譙襄公柴紹故荆州都督邳襄公順德洛州都督鄖國公張亮光祿大夫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故左驍衛大將軍鄖襄公張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故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故戶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光祿大夫戶部尚書莒國公唐儉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英國公勣故徐州都督胡國公秦叔寶等案詔書止二十三人新書秦叔寶傳亦同蓋脫申公高士廉一人或材推棟梁謀猷經遠綢繆帷帳經綸霸圖或學綜經

籍德範光茂隱犯同致忠讜日聞或竭力義旗委質藩
邸一心表節百戰標奇或受脤廟堂闢土方面重氛載
廓王略遐宣並契闊屯夷劬勞師旅贊景業於草昧翼
淳化於隆平茂績殊勳冠冕列辟昌言直道牢籠搢紳
宜酌故實宏兹令典可並圖畫於凌煙閣庶念功之懷
無謝於前載旌賢之義永貽於後昆其年太子承乾得
罪太宗欲立晉王而限以非次迴惑不決御兩儀殿羣
官盡出獨留无忌及司空房元齡兵部尚書李勣謂曰
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此我心無憀因自投於牀抽佩刀
欲自刺无忌等驚懼爭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晉王无忌

等請太宗所欲報曰我欲立晉王无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宜拜謝晉王因下拜太宗謂无忌等曰公等旣符我意未知物論何如无忌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伏乞召問百僚必無異辭若不蹈舞同音臣負陛下萬死於是建立遂定因加授无忌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等而太宗又欲立吳王恪无忌密爭之其事遂輟太宗嘗謂无忌等曰朕聞主賢則臣直人苦不自知公宜面論攻朕得失无忌奏言陛下武功文德跨絕古今發號施令事皆利物孝經云將順其美臣順之不暇實不見陛下有所愆

失太宗曰朕與聞己過公乃妄相諛悅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爲鑒誡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者可以自改因目无忌曰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而總兵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改節爲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便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啟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任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是其所長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言多利益然其意上然諾於朋友能自補闕亦

何以尚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旣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十九年太宗征高麗令无忌攝侍中還无忌固辭師傅之位優詔聽罷太子太師二十一年遙領揚州都督二十三年太宗疾篤引无忌及中書令褚遂良二人受遺令輔政太宗謂遂良曰无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爾輔政後勿令讒毀之徒損害无忌若如此者爾則非復人臣有頃崩方在離宮皇太子悲慟无忌曰大行以宗廟社稷屬殿下宜速即位因祕不發喪請還宮高宗即位進拜太尉兼揚州都督知尚書及門下

二省事並如故无忌固辭知尚書省事許之仍令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永徽二年監修國史高宗嘗謂公卿朕開獻書之路冀有意見可錄將擢用之比者上疏雖多而遂無可採者无忌對曰陛下卽位政化流行條式律令固無遺闕言事者率其鄙見妄希僥倖至於裨俗益教理當無足可取然須開此路猶冀時有讜言如或杜絶便恐下情不達帝曰又聞所在官司猶自多有顏面无忌曰顏面阿私自古不免然聖化所漸人皆向公至於肆情曲法實謂必無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況臣下私其親戚豈敢頓言絶無時无忌

位當元舅數進謀議高宗無不優納之明年以旱上疏
辭職高宗頻降手詔敦諭不許五年親幸无忌第見其
三子並擢授朝散大夫又命圖无忌形像親爲畫贊以
賜之六年帝將立昭儀武氏爲皇后无忌屢言不可帝
乃密遣使賜无忌金銀寶器各一車綾錦十車以悅其
意昭儀母楊氏復自詣无忌宅屢加祈請時禮部尚書
許敬宗又屢申勸請无忌嘗厲色折之帝後又召无忌
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褚遂良謂曰武昭儀有令德朕
欲立爲皇后卿等以爲如何无忌曰自貞觀二十三年
後先朝付託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帝竟不從无忌等

言而立昭儀爲皇后皇后以无忌先受重賞而不助已心甚銜之顯慶元年无忌與史官國子祭酒令狐德棻綴集武德貞觀二朝史爲八十卷表上之无忌以監領功賜物二千段封其子潤爲金城縣子四年中書令許敬宗遣人上封事敬宗攛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无忌變事稱監察御史李巢與无忌交通謀反帝令敬宗與侍中辛茂將鞫之敬宗奏言无忌謀反有端帝曰我家不幸親戚中頻有惡事高陽公主與朕同氣往年遂與房遺愛謀反今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使我慚見萬姓敬宗曰房遺愛乳臭兒與女子謀反豈得成事且无忌與先朝謀取天

下衆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謂威能服物智能動衆臣恐无忌知事露卽爲急計攘袂一呼嘯命同惡必爲宗廟深憂誠願陛下斷之不日卽收捕準法破家帝泣曰我決不忍處分與罪後代良史道我不能和其親戚使至於此敬宗曰漢文帝漢室明主薄昭卽是帝舅從代來日亦有大勳與无忌不別於後惟坐殺人文帝惜國之法令朝臣喪服就宅哭而殺之良史不以爲失今无忌忘先朝之大德舍陛下之至親聽受邪謀遂懷悖逆意在塗炭生靈若比薄昭罪惡未可同年而語案諸刑典合誅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

亂大機之事間不容髮若少遲延恐卽生變唯請早決帝竟不親問无忌謀反所由唯聽敬宗誣構之說遂去其官爵以揚州都督一品俸流黔州仍遣使發次州府兵援送至流所其子祕書監駙馬都尉沖等並除名流於嶺外從弟渝州刺史知仁貶翼州司馬流族弟思于檀口朞親皆謫徙敬宗尋與吏部尚書李義府遣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就黔州重鞫无忌反狀公瑜偪令自縊而死籍沒其家无忌旣有大功而死非其罪天下至今哀之上元元年優詔追復无忌官爵特令无忌孫延新書名元翼主齊獻公之祀初无忌自作墓昭陵塋中至是許還葬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史至太尉无忌事未嘗不廢卷而嘆其以裔孫釣爲猗氏令

無忌從父（據新書宰相世系表安世熾子則伯父非從父也）兄安世仕王世充署爲內史令東都平死於獄中安世子祥以文德皇后近屬累除刑部尚書坐與无忌通書見殺

史臣曰士廉才望素高操秉無玷保君臣終始之義爲子孫襲繼之謀社稷之臣功亦隆矣獎遇之恩育亦厚矣及子貢行手刃其子何凶忍也若是積慶之道不其惑哉无忌戚里右族英冠人傑定位儲闈力安社稷勳庸茂著終始不渝及黜廢中宮竟不阿旨報先帝之顧託爲敬宗之誣構嗟乎忠信獲罪今古不免無名受戮族滅何辜主暗臣姦足貽後代

贊曰嚴嚴申公功名始終文皇題品信詞酌中趙公右戚兩朝宣力功成不去竟逢罔蜮

唐書卷第一百十六

唐書卷第一百十七

列傳十七

房元齡 子遺直 遺愛　杜如晦 子荷 如晦弟楚客 如晦叔父淹

房喬字元齡齊州臨淄人曾祖翼後魏鎮遠將軍宋安郡守襲壯武伯祖熊字子繟褐州主簿 隋書房彥謙傳彥謙父熊釋褐州主簿無字子繟三字北史房法壽傳熊字子威新書宰相世系表字子彪據此則子下缺一字而繟乃釋字之譌 父彥謙好學通涉五經隋涇陽令隋書有傳元齡幼聰敏博覽經史工草隸善屬文嘗從其父至京師時天下寧晏論者咸以國祚方永元齡乃避左右告父曰隋帝本無功德但誑惑黔黎不為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相傾奪儲后藩枝競崇淫侈終當內相誅滅不足保全

家國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彥謙驚而異之年十八本州舉進士授羽騎尉吏部侍郎高孝基素稱知人見之深相嗟挹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睹其聳壑凌霄耳父病綿歷十旬元齡盡心藥膳未嘗解衣交睫父終酌飲不入口者五日後補隰城尉（漢王諒反坐累徙上郡）會義旗入關太宗徇地渭北元齡杖策謁於軍門溫彥博又薦焉太宗一見便如舊識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元齡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為賊寇每平衆人競求珍玩元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皆與之潛相申結各盡其死

力既而隱太子見太宗勳德尤盛轉生猜間太宗嘗至隱太子所食中毒而歸府中震駭計無所出元齡因謂長孫无忌曰今嫌隙已成禍機將發天下恟恟人懷異志變端一作大亂必興非直禍及府朝正恐傾危社稷此之際會安可不深思也僕有愚計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寧區夏內安宗社申孝養之禮古人有云爲國者不顧小節此之謂歟孰若家國淪亡身名俱滅乎无忌曰久懷此謀未敢披露公今所說深會宿心无忌乃入白之太宗召元齡謂曰阽危之兆其迹已見將若之何對曰國家患難今古何殊自非睿聖欽明不能安輯大王

功蓋天地事鍾壓紐神贊所在匪藉人謀因與府屬杜如晦同心戮力仍隨府遷授秦王府記室封臨淄侯又以本職兼陝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加文學館學士元齡在秦府十餘年常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藁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爲我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耳隱太子以元齡如晦爲太宗所親禮甚惡之譖之於高祖由是與如晦並被驅斥隱太子將有變也太宗令長孫无忌召元齡及如晦令衣道士服潛引入閤計事及太宗入春宮擢拜太子右庶子賜絹五千疋貞觀元

年代蕭瑀爲中書令論功行賞以元齡及長孫无忌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爲第一 進爵邢國公賜實封千三百戶太宗因謂諸功臣曰朕叙公等勲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許自言皇從父淮安王神通進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元齡杜如晦等刀筆之吏功居第一 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得兵來未嘗身履行陣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沒及劉黑闥翻動叔父望風而破今計勲行賞元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功居第一 叔父於國至親誠無

所愛必不可緣私濫與功臣同賞耳初將軍邱師利等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畫地及見神通理屈自相謂曰陛下以至公行賞不私其親吾屬安可妄訴三年拜太子少師固讓不受攝太子詹事兼禮部尚書明年代長孫无忌為左僕射改封魏國公監修國史帝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比聞閱牒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既任總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已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敘無隔卑賤論者稱為良相焉或時以事被譴則累日朝堂稽顙請罪悚

懼蹴踖若無所容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羣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克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驕逸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敝衰刻窮之國由此衰則守文爲難帝曰元齡從我定天下冒萬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爲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愼之九年護高祖山陵制度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與司空長孫无忌等十四人並代襲刺史以本官爲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事竟不行十三年加太子少師元齡頻表請解僕射詔報曰夫選賢之義無私爲本奉上之道當仁是貴列代所以宏風通賢所以協德公忠肅恭懿明允篤誠草昧霸圖綢繆帝道儀刑黃閣庶政惟和輔翼

春宮望實斯著而忘彼大體徇茲小節雖恭教諭之職乃辭機衡之務豈所謂弼予一人共安四海者也元齡遂以本官就職時皇太子將行拜禮備儀以待之元齡深自卑損不敢修謁遂歸於家有識者莫不重其崇讓元齡自以居端揆十五年女爲韓王妃男遺愛尚高陽公主實顯貴之極頻表辭位優詔不許十六年又與士廉等同撰文思博要成錫賚甚優進拜司空仍綜朝政依舊監修國史元齡抗表陳讓太宗遣使謂之曰昔留侯讓位竇融辭榮自懼盈滿知進能退善鑒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

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元齡遂止十八年與司徒長孫无忌等圖形於凌煙閣讚曰才兼藻翰思入機神當官勵節奉上忘身高宗居春宮加元齡太子太傅仍知門下省事監修國史如故尋以撰高祖太宗二字疑衍實錄成降璽書褒美賜物一千五百段其年元齡丁繼母憂去職特敕賜以昭陵葬地未幾起復本官太宗親征遼東命元齡京城留守手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之憂矣軍戎器械戰士糧廪並委令處分發遣元齡屢上言敵不可輕尤宜誠慎有男子上急變元齡詰狀曰我乃告公元齡驛遣追帝帝閱奏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其委任類如此尋

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左
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
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
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爲主參考諸
家甚爲詳洽然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採詭謬碎事以
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爲綺豔不求篤實由是頗爲學者
所譏唯李淳風深明星厤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厤五
行三志最可觀採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
四論於是總題云御撰至二十年書成凡一百三十卷
詔藏於祕府頒賜加級各有差元齡嘗因微譴歸第黃

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君爲元首臣號股肱龍躍雲興不嘯而集苟有時來千年朝暮陛下昔在布衣心懷拯溺手提輕劍仗義而起平諸寇亂皆自神功文經之助頗由輔翼爲臣之懃元齡爲最昔呂望之扶周武伊尹之佐成湯蕭何關中王導江外方之於斯可以爲匹且武德初策名伏事忠勤恭孝衆所同歸而前宮海陵憑凶恃亂干時事主人不自安居累卵之危有倒懸之急命覩一刻身縻寸晷元齡之心終始無變及九年之際機臨事迫身被斥逐闕於謨謀猶服道士之衣與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於臣節自無所負及貞觀之始萬物

維新甄吏事君物論推與而勳庸無比委質惟舊自非罪狀無赦搢紳同允不可以一犯一愆輕示遐棄陛下必矜元齡齒髮薄其所爲古者有諷諭大臣遣其致仕自可在後式遵前事退之以禮不失善聲今數十年勳舊以一事而斥逐在外云云以爲非是夫天子重大臣則人盡其力輕去就則物不自安臣以庸薄忝預左右敢冒天威以申管見帝悟遽召於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園觀風俗元齡敕子弟汎掃庭堂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第因載元齡還宮二十一年太宗幸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元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元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

曰元齡但云李緯好髭鬚更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新書太子詹事其爲當時準的如此二十三年駕幸玉華宮時元齡舊疾發詔令臥總留臺及漸篤追赴宮所乘擔輿入殿將至御座乃下太宗對之流涕元齡亦感咽不能自勝敕遣名醫救療尚食每日供御膳若微得減損太宗即憙見顏色如聞增劇便爲改容悽愴元齡因謂諸子曰吾自度危篤而恩澤轉深若孤負聖君則死有餘責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東討高麗不止方爲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

今聖化所覃無遠不屆洎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爲中國患害者無如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衞執戟行閒其後延陁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以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列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月卽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崤陵之枯骨比功較德萬倍前王此聖心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

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睹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覘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算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筆邁鍾張辭窮班馬文鋒既振則管磬自諧輕翰暫飛則花葩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羣臣以禮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訴斯絕好生之德焚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鶴荷稻粱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乘吮思摩之瘡登堂臨魏徵之柩哭戰亡之卒則

哀動六軍負塡道之薪則精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心識昏憒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爲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亾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亾不失其正者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亾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爲陛下惜之者葢此謂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鱉畜之宜從濶略若必欲絕其種類

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取之於行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轊車而掩泣抱枯骨以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冤痛也且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為愧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為舊王雪恥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

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誠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
恩降寛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陵波
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頼遠肅邇安臣老病三
公旦夕入地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嶽謹罄殘魂餘息
預代結草之誠倘蒙錄此哀鳴卽臣死且不朽太宗見
表謂元齡子婦高陽公主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憂我
國家後疾增劇遂鑿苑牆開門累遣中使候問上又親
臨握手叙別悲不自勝皇太子亦就之與之决卽日授
其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中散大夫使及目前見其
通顯尋薨年七十新書七十一廢朝三日冊贈太尉并州都

督謚曰文昭給東園祕器（給班劍羽葆鼓吹絹布二千段粟二千斛）陪葬昭陵元齡嘗誡諸子以驕奢沈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古今聖賢家誡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又云袁家累葉忠節是我所尚汝宜師之高宗嗣位詔配享太宗廟庭子遺直嗣永徽初爲禮部尚書汴州刺史次子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官至太府卿散騎常侍初主有寵於太宗故遺愛特承恩遇與諸主壻禮秩絕異主既驕恣謀黜遺直而奪其封爵（遺直懼讓爵帝不許主稍失愛意怏怏與浮屠辯機亂帝怒斬浮屠殺奴婢數十人主怨望帝崩哭不哀高宗時出遺直汴州刺史遺愛房州刺史）永徽中誣告遺直無

禮於己高宗令長孫无忌鞫其事因得公主與遺愛謀反之狀遺愛伏誅公主賜自盡諸子配流嶺表遺直以父功特宥之除名爲庶人（新書貶銅陵尉）停元齡配享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曾祖皎周贈開府儀同大將軍遂州刺史高祖徽周河內太守祖杲周溫州刺史入隋工部尚書義興公周書有傳父吒隋昌州長史（案杜杲傳杲父皎祖建非徽杲子運無吒皆與此不合然案徽爲如晦高祖不當在曾祖下又案如晦叔父淹祖徽河內太守則此高祖或當爲伯叔祖而彼之微疑爲徽也）如晦少聰悟好談文史隋大業中以常調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深所器重顧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爲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今

欲俯就卑職爲須少祿俸耳遂補灃陽尉尋去官而歸

太宗平京城引爲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總管府

長史時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衆太宗患之記室房元

齡曰府寮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

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

人莫可太宗大驚曰爾不言幾失此人矣遂奏爲府屬

後從征薛仁杲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嘗參謀帷幄時

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爲時輩所服累遷陝東道大行

臺司勳郎中封建平縣男食邑三百戶尋以本官兼文

學館學士天策府建以爲從事中郎畫象於丹青者十

有八人而如晦爲冠首令文學褚亮爲之讚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其見重如此隱太子深忌之謂齊王元吉曰秦王府中所可憚者惟杜如晦與房元齡耳因譖之於高祖乃與元齡同被斥逐後又潛入畫策及事捷與房元齡功等擢拜太子左庶子俄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賜實封千三百戸（食邑三千戸別食益州千三百戸）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仍總監東宮兵馬事號爲稱職三年代長孫无忌爲尚書右僕射仍知選事與房元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及典章人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代之譽談良相者至今

稱房杜焉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剴諷如晦等帝曰元齡如晦不以勲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耶斥嶺表如晦以高孝基有知人之鑒爲其樹神道碑以紀其德其年冬遇疾表請解職許之祿賜特依舊太宗深憂其疾頻遣使存問名醫上藥相望於道四年疾篤令皇太子就第臨問上親幸其宅撫之流涕賜物千段及其未終見子拜官遂超遷其子左千牛構爲尚舍奉御尋薨年四十六太宗哭之甚慟廢朝三日贈司空徙封萊國公謚曰成太宗手詔著作郎虞世南曰朕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奄從物化追念勲舊痛悼於懷卿體吾此意爲制碑文也太宗後

因食瓜而美愴然悼之遂輟食之半遣使奠於靈座又嘗賜房元齡黃銀帶顧謂元齡曰昔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唯獨見公因泫然流涕又曰朕聞黃銀多爲鬼神所畏命取黃金帶遣元齡親送於靈所其後太宗忽夢見如晦若平生及曉以告元齡言之歔欷令送御饌以祭焉明年如晦亡日太宗復遣尚宮至第慰問其妻子其國官府佐並不之罷終始恩遇未之有焉後詔功臣世襲追贈密州刺史徙國萊子構襲爵官至慈州刺史坐弟荷謀逆徙於嶺表而卒初荷以功臣子尚城陽公主賜爵襄陽郡公授尚乘奉御貞觀中與太子承乾謀反坐斬承乾謀反

荀日瑯琊顏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為太上皇請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意象軒鶩

如晦弟楚客少隨叔父淹沒於王世充淹素與如晦兄弟不睦譖如晦兄於王行滿王世充殺之并囚楚客幾至餓死楚客竟無怨色洛陽平淹當死楚客泣涕請如晦救之如晦初不從楚客曰叔已殺大兄今兄又結恨而棄叔一門之內相殺而盡豈不痛哉因欲自剄如晦感其言請於太宗淹遂蒙恩宥楚客因隱於嵩山貞觀四年召拜給事中上謂曰聞卿山居日久志意甚高自非宰相之任則不能出何有是理耶夫涉遠者必自邇

升高者必自下但在官爲衆所許無慮官之不大爾兄雖與我體異其心猶一於我國家非無大功爲憶爾兄意欲見爾宜識朕意繼爾兄之忠義也因擢爲中郎將每入直盡夕不釋仗帝知而勞之拜楚客蒲州刺史甚有能名徙瀛州後歷魏王府長史拜工部尚書攝魏王泰府事楚客知太宗不悅承乾魏王泰又潛令楚客友朝臣用事者至有懷金以賂之因說泰聰明可爲嫡嗣人或以問太宗隱而不言及釁發太宗始揚其事以其兄有佐命功免死廢於家尋授虔化令卒

如晦叔父淹淹字執禮祖業周豫州刺史父徵河內太守

淹聰辨多才藝弱冠有美名與同郡韋福嗣爲莫逆之交相與謀曰上好用嘉遯蘇威以幽人見徵擢居美職遂共入太白山揚言隱逸實欲邀求時譽隋文帝聞而惡之謫戍江表後還鄉里雍州司馬高孝基上表薦之授承奉郎大業末官至御史中丞王世充僭號署爲吏部大見親用及洛陽平初不得調淹將委質於隱太子時封德彝典選以告房元齡恐隱太子得之長其姦計於是遽啓太宗引爲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武德八年慶州總管楊文幹作亂辭連東宮歸罪於淹及王珪韋挺等並流於越嶲太宗知淹非罪贈以黃金三

百兩及即位徵拜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賜實封四百戶淹建言諸司文案稽期請以御史檢促太宗以問僕射封倫倫曰諸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索案求疵是太苛且侵官淹默然帝曰何不申執對曰倫所引國大體臣伏其議又何言帝悅以淹多識典故特詔東宮儀式簿領並取淹節度尋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前後表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者淹嘗薦刑部員外郎邸懷道太宗因問淹懷道才行何如淹對曰懷道在隋日作吏部主事甚有清愼之名又煬帝向江都之日召百官問去住之計時行計已決公卿皆阿旨請去懷道官位極卑獨言不可臣自見此事太宗曰卿爾日從何計對曰臣從行計太宗曰事君之義有犯無

隱卿稱懐道爲是何因自不正諫對曰臣爾日不居重任又知諫必不從徒死無益太宗曰孔子稱從父之命未爲孝子故父有爭子國有爭臣若以主之無道何爲仍仕其世旣食其祿豈得不匡其非因謂羣臣曰公等各言諫事如何王珪曰昔比干諫紂而死孔子稱其仁洩冶諫而破戮孔子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是則祿重責深理須極諫官卑望下許其從容太宗又召淹笑謂曰卿在隋日可以位下不言近仕世充何不極諫對曰亦有諫但不見從太宗曰世充若修德從善當不滅亡旣無道拒諫卿何免禍淹無以對太宗又曰卿在今日

可為傳任復欲極諫否對曰臣在今日必盡死無隱且百里奚在虞虞亡在秦秦霸臣竊比之太宗笑時淹兼二職而無清潔之譽又素與无忌不協為時論所譏及有疾太宗親自臨問賜帛三百疋貞觀二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襄子敬同襲爵官至鴻臚少卿敬同子從則中宗時為蒲州刺史

史臣曰房杜二公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謀猷允協以致昇平議者以比漢之蕭曹信矣然萊成之見用文昭之所舉也世傳太宗嘗與文昭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焉竟從元齡之策也蓋房知杜之能

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裨諶草創東里潤色相須而成俾無悔事賢達用心良有以也若以往哲方之房則管仲子産杜則鮑叔罕虎矣

贊曰肇啟聖君必生賢輔猗歟二公實開運祚文含經緯謀深夾輔笙磬同音唯房與杜

新書贊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羣盜天下已平用元齡如晦輔政興大亂之餘綱紀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迹逮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元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元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謨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勳不

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
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已取名
瞭然使戶曉者
蓋房杜之細邪

唐書卷第一百十七